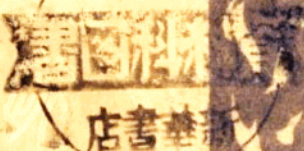


新華文摘叢刊

法 國
「叛亂同盟的魁首」
——戴高樂

齊生 輯譯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目 錄

法國『叛亂同盟的魁首』

——戴高樂……………齊 生輯譯

法國抵抗運動與英美及

戴高樂的關係……………維式亞柯夫

法國『叛亂同盟的魁首』

——戴高樂

齊生輯

曾經有過關於『法國民族英雄』戴高樂的神話，並且有許多人曾經相信它。但在實際上，這個神話，只是英美法反動帝國主義份子，在戰時所製造的詭計，其目的在於麻痺法國（不止法國）民主愛國戰士的警覺，以便遂行其消滅法國民主力量的陰謀。然而，神話畢竟是存在不久的。

現在這個神話終於被揭穿了！原來一九四〇年戴高樂將軍在倫敦所發佈的所謂『抗戰』，只是邱吉爾這一死硬派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臉孔而已。

巴黎陷落的時候（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戴高樂正在倫敦。當時他是雷諾政府的陸軍部次長，擔負着英法統帥部的聯絡任務。六月十六日清早，他乘飛機返回法國。他的飛機剛在波爾多（法國政

府撤出巴黎後的所在地）機場着陸，準備去見他的法國逃亡政府的時候，他被一個機場守衛的英國將軍擋住了。英國當時駐法的代表斯比爾斯將軍（現在則是著名的英國駐中東大間諜）告訴他，邱吉爾打電要他（斯比爾斯）把他（戴高樂）送回倫敦，戴高樂沒有說什麼，就坐了這位將軍的英國飛機，照邱吉爾的意思回倫敦去了。六月十七日貝當元帥宣告法國投降德國，次日，戴高樂就在英國開始表演他是『自由法國』的『先鋒』。

巴黎陷落的第二天，戴高樂還在熱情地用電話向法國總理雷諾稱讚『英法軍事政治聯盟』計劃，他積極支持在所謂『合衆國』的形式下，把法國併入大不列顛的這一邱吉爾計劃。十八日，他以激動的音調在英國廣播公司播音台前，朗誦邱吉爾所校訂的『對法國國民的呼籲』，他呼籲法國人民起來抗戰，宣佈他已與貝當元帥斷絕關係。當時，他把真實的意圖隱瞞了：這就是在敦克爾克之後，英國正缺乏軍隊，邱吉爾要他招募法國人來作兵源的補充。至於他同貝當的關係，那麼，他的『呼籲』正是爲了用新形式拯救他的這位恩師，和他（貝當）所代表的制度。

查理士·戴高樂自小便生長在法國幹部軍官羣

中，受有天主教與保皇思想的深厚影響，個性孤僻，談話總是命令式，但是志大才疏：很小就幻想作將軍，作獨裁者，可是直到他服役三十年之後，在他五十歲（一九四〇年）時他才搞到了將軍的銜頭。第一次大戰爆發時，他廿四歲，是貝當第三十三步槍團的中尉，後來做了德軍的俘虜。一九一七年年底偷跑回國，當貝當的副官。一九二〇年，法國帝國主義者派魏剛去波蘭指揮反蘇戰爭時，他是魏剛的隨員，因而與波蘭法西斯元帥畢蘇茨基的隨員們結為知己，學得了一套法西斯手段。他一直是貝當的追隨者。一九三二年他發表一本小冊子『刀尖上』，獻給貝當；一九三四年他又出了一本『論職業軍隊』，開始成了一個文抄公。他自吹為坦克戰專家，但是根據貝當的授意而散播的裝甲『職業軍』理想——即以一支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僱傭軍，準備隨時發動反人民的『苦迭打』的理想——，却是德國國防軍司令塞赫特及英國軍事專家孚勒等人早就鼓吹過的舊東西。

當希特勒積極準備亡法戰爭的時候，戴高樂上校是法國法西斯親德組織法德委員會的親密朋友。該委員會曾請他在德國出版他的『未來的軍隊』一書，並給了他大筆稿費。他這本書將法國對戰爭

毫無準備的情況，洩露無遺，對德國國防部供給了可貴的情報。同時，擔任着法國國防委員會（主席貝當）秘書長的他，與貝當的第一副官，德國間諜及法西斯卡古拉爾黨（註）組織者之一的拉高少校，是很好的朋友。他完全支持貝當的無國防政策：既反對擴大法國的空軍，又反對在法國北部邊境設防。

因此，完全不是偶然的，第二次大戰開始後，他與貝當一樣，根本沒有什麼對德作戰的念頭。他對於法國的垂危形勢可以不顧，却要法國政府給他一個機械化遠征軍，去芬蘭參加進攻列寧格勒的反蘇戰爭。這個要求沒有實現。一九四〇年六月六日，他担任了雷諾陸軍部次長，開始與邱吉爾發生了關係。在倫敦的短短一週間，他變成了邱吉爾的知己。他的極端反動的見解，他的『宦門』出身，他的庸碌無能和善於奉迎，他毫無國家民族觀念，而只貪求個人權位的野心，使邱吉爾大為賞識，而樂於造成他為『自由法國』的『領袖』，來首先為英帝國服務。

在英國支持下，戴高樂於是在倫敦設立了他的

（註）『卡古拉爾』是戰前法國反動資產階級的半軍事法西斯秘密陰謀團體。

參謀部與『情報及行動中央局』（BCRA）與『特別部隊總部』（SFH），開始了他的反對人民自由解放鬥爭的破壞活動。他的活動，很快得到懷疑希特勒最後會勝利並力圖腳踏兩隻船以保持其對法國的統治的法國反動勢力的支持。他的參謀部與BCRA接受了由英法反動派派來的每一個人。SFH則實際上由英美當局所控制。戰前的法西斯卡古拉爾黨黨徒們，成了戴高樂將軍的情報與行動的主要幹部。BCRA在表面上好像是為了領導法國內地的軍事鬥爭，但是英法反動派給它的任務是『爲斷送而領導』。因此它的具體任務是：

一、用限制活動的方法，消滅國內的真心愛國的民主組織所領導的人民解放運動；

二、與貝當政府保持關係，準備於德國撤退時，利用貝當的『休戰軍』（維希偽軍）『維持秩序』，阻止人民民主力量取得政權；

三、建立國外的反人民的新法軍，保證法國恢復戰前制度與政策。

在執行這一任務時，BCRA曾使用了如下的辦法：

一、派遣大批特務，打入國內的游擊隊組織，監督其行動，阻止其發展，宣傳『觀望』和『等待主義』，瓦解其士氣；

二、拒絕供給法共領導的民族陣線所屬各游擊隊以武器；

三、建立自己的反動游擊隊（如『公民軍事組織』『秘密軍團』等等），監視和對消人民游擊隊的活動，並準備將來實行『苦迭打』；

四、爭奪國內抵抗運動的控制權。

戴高樂的這一罪惡活動，應該承認，並不是完全徒然的。當時，忠實於法國解放鬥爭的國內抵抗運動的戰士們，堅持着團結抗德的方針；英美法反動派大肆宣傳的戴高樂『抗戰』神話，起了蒙蔽的作用。

爲了驅取法國人民的支持，戴高樂學習他的主子邱吉爾的樣，暫時隱藏了他的反共面孔，而不惜使用他的廉價的『熱情』。他的代表曾與法國共產黨的代表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倫敦舉行會議，同意過雙方共同準備全民起義的綱領，他自己並對法共的抗戰功績說過這樣『動人』的話語：『我必須對法國共產黨人在法國一切領土上的抵抗運動中的工作，給予最高的評價，他們很好地爲祖國服務，也將在民族團結高於一切的原則下，繼續盡其最好的努力。』但是這一切都是爲了一個目的：

提高他的個人地位，麻痺法國人民的警惕性。

戴高樂雖然有邱吉爾的完全支持，但却未得到羅斯福的充分歡心。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八日美軍在北非登陸，事前美駐北非總領事墨非曾進行了長時間的特務準備工作，所以登陸幾無作戰，十一月十日美軍便與北非的維希專員達爾朗簽訂協定，美軍支持達氏繼續掌管北非政權，達氏則將其軍權交予美駐維希大使李海海軍上將從維希送出來的貝當將領吉羅德將軍。當時美軍統帥部也與英法反動派一樣，企圖利用貝當的『休戰軍』來達到他迅速控制法國，阻止法國人民當權的目的，因此，雖然對德作戰，却從未與維希絕交。達爾朗與吉羅德都是貝當的忠實信徒，當達爾朗投降美軍時，即公開宣佈其目的在於『解救在德人手中作「俘虜」的貝當元帥』。他們原都是死心塌地的賣國賊。但是由於紅軍的勝利作戰，特別是德寇在斯大林格勒作戰之失敗，法國的賣國統治階級乃再派出其奴僕達爾朗與吉羅德來與美方搭一手，正像他們支持戴高樂而與英國搭一手一樣，目的都是爲了保持自己在戰後法國的地位。英美當局這時也各有各的打算。羅斯福似乎不大喜歡戴高樂的高慢自大和他與英國的過份親密，因此他要另造一個順意的傀儡。於是英美

爭奪法國的暗鬥，便通過戴高樂與達爾朗吉羅德之間的矛盾與鬥爭而表現出來了。

自以爲是抗戰的法國流亡政府首腦的戴高樂，在美軍登陸北非時，竟沒有得到反時的^{（註）}通知，當達爾朗與美軍簽訂協定，成立『帝國會議』，自樹一幟，儼然『盟方一員』的時候，戴高樂却被拒於門外，不被美達雙方注意。這自然引起戴高樂的忌恨，他唯恐失去『元首』的前程，於是派了他的青年團團員查皮爾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將達爾朗一槍打死了。——當時戴高樂爲了掩蔽事件的真相，將這件暗殺說成似乎是達爾朗與北非君主主義者矛盾的結果。

由於他在國內所騙得的支持，在政治上處於比較優越的地位，加上邱吉爾的活動，戴高樂於半年之後，進入了北非（註），十一個月之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九日），壓倒了吉羅德（達爾朗的繼承者），獨掌了北非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並在一九四四年六月三日宣佈該委員會爲法國臨時中央政府，要求盟國承認。他的個人權位，似乎是『沒有問題』了。可是第二戰場開闢（一九四四年六月六

（註）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戴高樂與吉羅德『法國民族解放委員會』於阿爾及爾。

日)之後，他要求美軍允許他回國，並實際掌管法國領土的政權時，最初却遭到了拒絕，直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獲准回國。當時美國帝國主義者之所以不一下子就答應戴的要求，主要原因恐怕在於施以壓力，令其更加就範。其次美當局對法國內地共產黨領導抗戰的游擊隊實力及其影響，有所恐懼，對戴高樂應付法共武裝及政權活動的能力有所懷疑。

戴高樂回國前，從倫敦發出了兩道命令：一道是八月十六日發的，要求法國全民起義，一道是八月十四日發的，要法共領導的游擊部隊，停止活動。前一道是公開發出的廣播，主要是命令他自己的『游擊』隊和維希偽軍行動起來；第二道則是秘密的電令。接着他回國之後，便與美軍統帥部共同活動，甚至不惜與德寇簽訂秘密協定，以圖阻止人民游擊隊進入城市(註)。可是這一切都失敗了：不僅法國南部與西南部許多城市與工業中心由法國人民武裝解放，而且法國首都巴黎，也是在法共黨員羅爾·唐吉的指揮下，粉碎了美—德與戴—德的無恥秘密協定，而由法共民族陣線的武裝及巴黎工人階級解放的！

(註)世界反動派，其手法大抵都『天下烏鴉一般黑』：蔣介石在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期間所做的，正與戴高樂的相同。

在美軍壓境及常駐不走（美軍卅餘萬人，在歐戰結束十四個月後，才撤出法國）的情況下，戴高樂政府進入巴黎（一九四四年八月廿六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宣佈解散法國內地軍，及保護法國兩百家財閥的原有地位不受侵害。他禁止抗戰有功的游擊隊員參加新法軍，他反對法共領袖多列士返國（註），並暗中策動右派報紙對法共領袖大肆誹謗宣傳。他極力想搞垮法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就與邱吉爾開始在巴黎談判法國參加西方集團的問題，但爲了加強他的地位和麻痺國內當時沸騰着的民主熱潮，他於十一月底飛往莫斯科，並於十二月十日簽字於法蘇互助同盟條約。可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要實行這個條約，他寧願使法國在西歐成爲一個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美英跟班，而不願法國列身於新民主國家行列之中。

爲展開反民主的攻勢，他把在倫敦組織的BCRA重新改組，廣泛吸收維希特務份子，分佈全國，進行破壞的反民主的活動；他知道法國大資產階級不可能立即上台，於是便極力使舊的國家機器完

（註）多列士在法國淪亡後直接領導國內抵抗運動，直至一九四三年奉黨命赴莫斯科。

好無恙；雖然也有清洗令，有沒收維希官員財產的措施，但卻不觸及法國兩百家的基礎：所有各大中心城市及各省的舊政府官員及戰時的投降將軍，均居留原職。不僅如此，在戰爭期間，法國兩百家與德寇的貿易總額達八千億法郎（以戰前法郎與美元卅五比一計，則合二百廿八億美元以上）（註），這一筆鉅額款項，曾全由維希政府以公債與捐稅來支付，即是說，由法國人民支付的。法國解放後，戴高樂不惟不沒收這些賣國財，反而在一九四五年預算中，以百分之四十的支出（或兩千一百四十億法郎）償付國債，而其中大部分是繼續償付維希的債務，至於征收的所謂違法利潤，則僅僅一百廿億法郎（或預算收入二二一〇億法郎的百分之五·四三弱）。

此外，戴高樂爲法國兩百家提供了廣泛的民主自由。右派的、資產階級的人民共和黨，組織起來並展開了廣泛的活動；對社會黨的拉攏和分裂社共

（註）在戰時組織法國失敗，並與德寇實行密切合作而發了大財的法國七大銀行之一「巴黎聯合銀行」的副行長，就是戴高樂的弟弟皮里·戴高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日，當立憲議會通過大銀行國有時，巴黎聯合銀行與巴黎尼得蘭銀行，則被例外而免於「羅」。

統一戰線的工作開始了；法西斯的自由共和黨也建立起來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法國先後出現了十八個資產階級反動政治組織，大多都是在戴高樂執政時建立的，只是由於沒有羣衆支持，很快煙消雲散了十七個。同時，他爲頭號賣國賊貝當——他的『恩師』辯護，並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將貝當的死罪赦免，改成無期徒刑！

可是，使戴高樂大感失望的是法國人民的情緒，是法共的影響不僅巨大而且根深蒂固，不可摧毀。一九四四年十一月美國哈卜斯雜誌刊載布朗『重返巴黎』一文，其中說：『今天法國的真正權威，是站在法國抗戰運動方面，是站在那留在法國國內而與德寇進行了三年地下鬥爭的一邊，却不是站在離開法國的抗戰派方面。而共產黨是抗戰運動的中堅力量，或許它今天還不佔多數，但它却灌輸了許多非共產黨員的年輕人以共產黨的觀點。』一九四五年四月、九月和十月三次全國性選舉表明，儘管當時美軍壓境，戴高樂的選舉法不利於法共，而法共在臨時政府中又僅有兩名沒有實權的代表，一切有利的選舉條件都在戴高樂及其徒黨手裏，一儘管如此，法共贏得並保持了戰後法國第一大黨的光榮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戴高樂於是採取了新的反動步

駛。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一日，他乘飛機赴美去求見杜魯門。在美國，他『一下飛機，就吟唱美國的讚美詩，他把世界的領導權讓予美國，並請美國帶領法國』（合衆社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六日電）。其對美帝國主義者諂媚無恥之狀，令人作三日嘔！其次，他發動鬥爭，與人民共和黨（該黨以戴高樂爲其精神領袖）一起，破壞立憲議會的製憲活動，力圖拖延法國的臨時混亂局面；要求議會給他個人以獨裁權力，建立什麼『總統制共和國』。

但是在當時——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六年初——由於法國人民的民主熱潮正在高漲，社會黨下層羣衆對該黨領導機關的壓力很大，社會黨與共產黨的統一行動政策還在繼續，戴高樂的憲法主張及反動行政設施，在議會中找不到必要的多數的支持。特別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八日共社兩黨『調停委員會』的重申兩黨在製憲問題上的一致立場，對戴高樂之破壞製憲活動，不啻當頭一棒。於是戴高樂乃決定以其自己的辭職，來給法國的民主力量以新的打擊。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日夜十二時，戴高樂（法國臨時政府主席）突然通知召開部長會議。他在兩名副官伴隨下到會，作了五分鐘演說。他說，他認爲

繼續三黨政府（註）已無意義，因為參加政府各黨對他採取了反對派的態度。說完後，就離開會場，而不給與會各部長以發言的機會。同一夜間，戴的辦公室主任帕列夫斯基宣佈，他已將戴高樂聲明辭職的信件交給了立憲議會議長古恩。帕列夫斯基說，戴高樂決定不僅辭職，而且決定最後地離開政治生活。這之後，不等交待，戴高樂離開了巴黎。

但是他何嘗想離開政治生活？他是企圖在政府之外，更自由地進行反民主的鬥爭，以便造成一種有利於反動派的情勢，使他可以捲土重來，實現他的法西斯『拿破侖第三政變』。

他辭職之後，一個公開名叫『抵抗及戰鬥協會』（ASC），暗中則稱為『反共運動』（MAC）的法西斯破壞及恐怖組織，不久便在克勒蒙腓隆——戰前法西斯火十字團的中心——成立了。在這個組織中，法國反動派網羅了一切反人民的破壞份子，流氓、維希份子，戰時親德組織『法國民軍』『法志願兵團』『法國兵團之友』等等的成員，廣佈全國，進行挑撥和破壞活動。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由於法國社會黨領導集

（註）一九四五年十月大選後，戴高樂改組了他的臨時政府，新政府主要由共產黨，人民共和黨及社會黨三大黨構成。

團的可恥動搖，民主的一院制的新憲法草案，被全民投票以一百萬票的少許多數否決了。在法國與英美反動派的積極策動下，勃魯姆終於斷送了社共兩黨的統一行動，使右派的人民共和黨在六月二日的第二屆立憲議會選舉中佔了先；共產黨暫時成了第二大黨。戴高樂於是乘機伸出頭來，六月十六日在諾曼底半島的一個小城拜愛發表長篇演說，要求根本廢棄原來的憲草，而按照他的意思重新起草兩院制的、總統可以獨斷獨行的憲法。兩天以後，法西斯的自由共和黨機關報『Kurie de Paris』（巴黎郵報）宣佈戴高樂的演說就是該黨的綱領。同一天（六月十八日），戴高樂及自由共和黨，在巴黎近郊組織了一羣流氓與法西斯痞棍示威，吵着『擁護戴高樂當權！』晚上，巴黎的幾條街上出現了稀稀落落的火炬遊行，叫喊着同樣的口號，衝入法共中央委員會駐在地，搗毀書店，焚毀書籍。

戴高樂的這一法西斯出擊，直接目的是想破壞三黨正在進行的組閣談判，不讓法共入閣。但是他得到的回答是六月廿日巴黎五十萬勞動羣衆的盛大的反法西斯示威，六月廿四日組成的比道爾內閣，則包括了十名法共閣員：戴高樂的發動又失敗了。

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新憲，在第一屆立憲議會所